

Boris Vian

L'écume des jours

汉译精品·文化生活

流年的飞沫

〔法〕鲍里斯·维昂 著 段慧敏 译

生活中只有两件事，即爱情与音乐。

其余一切都应该消失，因为余下的都是丑陋的。

——鲍里斯·维昂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B o r i s V i a n

L ' é c u m e d e s j o u r s

流 年 的 飞 沫

汉译精品·文化生活

〔法〕鲍里斯·维昂 著 段慧敏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年的飞沫 / (法)维昂著;段慧敏译.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3.11

(汉译精品.文化生活)

ISBN 978-7-214-08939-7

I. ①流… II. ①维… ②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4687 号

Boris Vian

L'écume des Jours

书 名 流年的飞沫

著 者 [法] 鲍里斯·维昂

译 者 段慧敏

责任编辑 周晓阳 蒋卫国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邮编: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mm×1 092 mm 1/32

印 张 10.125 插页 4

字 数 155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8939-7
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前 言

生活中,最重要的是能够事先对一切做出判断。事实上,似乎群体是错误的,而个人总是正确的。必须防止从这其中演绎出行为规范来——不需要订立行为规范让人去遵守。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情,即爱情与音乐。当然,是和美丽的姑娘们谈情说爱,而音乐则是新奥尔良的音乐和艾灵顿公爵的音乐。其余一切都应该消失,因为余下的都是丑陋的。接下来这些篇幅的展示,其全部力量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: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,因为我从头至尾构想了它。它确切

意义上的物质实现，只需要一次现实的放映，透过倾斜的、狂热的气层，呈现在一个起伏不平、投影失真的参照面上。我们知道，这是极其寻常的手法。

新奥尔良

1946年3月10日

1

克兰梳洗完毕。从浴室出来，他用宽大的毛巾布浴巾将自己包裹起来，只有腿和胸部露在外面。他从杯架上取下一个小喷雾器，往淡金色的头发上喷洒散发香气的发油。他用琥珀梳子把头发分成了橙色的细绺，就像是一个欢快的农夫用叉子在杏子果酱上划出的垄沟。克兰放下梳子，拿起指甲刀，把略显暗淡的睫毛修出斜边，以使他的眼神透出神秘感。他必须经常重复地修剪，因为睫毛长得很快。他打开化妆放大镜的灯，凑近镜子检查皮肤的状况。鼻翼上有几个粉刺突出来。它们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丑相，即刻缩回到皮肤下面。克兰满意地关了灯。他解开围在腰上的浴巾，擦过脚趾

间的一个缝隙，吸干最后的些许水汽。在镜子里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相貌和谁相仿——电影《好莱坞餐厅》中扮演斯利姆的金发男人。他圆头小耳，鼻子挺直，有着阳光般的肤色。他经常像孩子那样微笑，久而久之，下巴上形成了一个浅窝。他生得高而瘦，双腿颇长，性情非常温和。克兰这个名字大致可以和他相称。他温柔地跟女孩子们讲话，愉快地和男孩子们讲话。他几乎总是很快乐，余下的时间他会睡觉。

他在浴缸底下打开一个小孔，把洗澡水排空。浴室的地面铺着浅黄陶土色的瓷砖，倾斜的地面将水引向一个排水口。这个排水口刚好位于楼下房客的书桌上方。不久之后，楼下的房客将他的书桌挪换了地方，他并没有告诉克兰这些。现在水会落在他的食品柜上。

他踏上鲨鱼皮便鞋，穿上一套优雅的家居服——腰间呈墨绿色的天鹅绒裤子和浅褐色的卡尔芒德花呢上衣。他把浴巾挂在干燥器上，把浴室用的脚垫搭在浴缸边上，在上面撒了些粗盐，这样里面的水就会全部排出来。脚垫开始溢出水来，并且吐着成串的肥皂泡。

他离开浴室走向厨房，想去看看晚饭的最后准备情况。和所有的星期一晚上一样，希克会过来吃饭。他就住在附

近。今天才刚刚周六，但是克兰觉得很想见希克，也想让他尝尝新厨师尼古拉平静快乐的心情精心制作出的菜肴。希克和他一样单身，和他一样 22 岁，他们还有着同样的文学爱好，但是希克并不像他那样富有。克兰拥有一份足够的财产，使他不必为别人工作便能过着舒适的生活。希克却每周都要到内阁去见他的叔父并向他借钱，因为工程师这一职业的所得并不能够使他维持工人们的生活水平。他一直在指挥这些工人，而指挥衣食方面都优于自己的人是很难的。克兰尽其所能地帮助他，每次有机会都会邀请他吃晚饭。但是希克的骄傲使他不得不谨慎行事，以防止过度频繁地邀请暴露出他刻意帮助的意愿。

厨房的走廊非常明亮，两面都有窗子，每一面都有阳光照进来，因为克兰喜欢阳光。几乎处处都有被细心擦亮的黄铜水龙头。阳光的跳跃在水龙头上形成一种童话般的感觉。

厨房里的老鼠们喜欢随着阳光撞击水龙头的声音跳舞，喜欢追逐阳光洒落在地面上时形成的小小光晕。阳光洒落下来，就像黄色的水银在喷射。克兰经过的时候，随手抚摸了其中一只老鼠，它长着很长的黑色的胡须，身形纤瘦，灰色的毛奇迹般地透着光泽。厨师把它们养得很好，并且没有让

它们长得太胖。老鼠们白天不弄出任何声响，只在走廊上玩耍。

克兰推开用珐琅装饰的厨房门。厨师尼古拉在一旁看着他的家用电器操纵板。他坐在操纵台前，操纵台同样是用浅黄珐琅装饰的，上面装有与不同烹调器具相关的刻度表，各种器具在墙上依次排开。为烤火鸡而调整的电烤箱指针在“稍欠”和“恰好”之间摇摆。取出火鸡的时间快要到了。尼古拉按下一个绿色按钮，启动感应探针。感应探针毫无阻力地进入烤箱，刻度表指针此刻指向了“恰好”。尼古拉以飞快的动作切断烤箱电源，并开始运行餐碟加热器。

“会好吃么？”克兰问道。

“先生尽可放心，”尼古拉肯定道。“火鸡恰到好处。”

“前菜您准备了什么？”

“上帝，”尼古拉说，“我终于有一次没弄任何花样。我只模仿了古费。”

“您找了这么好的一位大师！”克兰说，“您要模仿他作品中的哪一部分？”

“我要模仿的是他《厨艺书》中的第六三八页。我给先生读一下这一页。”

克兰坐在一个矮凳上，凳子上面有一层蜂巢状的橡胶垫，垫面是与墙壁颜色相协调的油绸。尼古拉开始读这样的句子：

“做一个热馅饼作为前菜。准备一条大鳗鱼，切成三厘米的小段。鳗鱼段入锅，放白葡萄酒，盐、花椒、洋葱片、香芹段、百里香、月桂叶和些许蒜。”

“我没能把刀磨得足够快，因为磨刀石太旧了。”尼古拉说。

“我让人去换一块，”克兰说。

尼古拉继续读道：

“煮开。将鳗鱼从煮锅中拿出放入炒锅。把煮汁用丝网过滤，加入西班牙酱，收汁，直至酱汁挂勺。用滤布过滤，将酱汁浇在鳗鱼上，煮沸两分钟。将鳗鱼装入饼皮中。用蘑菇在馅饼周围围成一圈。放一束鲤鱼鱼精在中间。剩下的酱汁做浇汁。”

“好的，”克兰肯定道，“我觉得希克会喜欢。”

“我尚未有幸见到希克先生，”尼古拉总结道，“但是如果他不喜欢的話，我下次做別的东西给他。这样我可以大致确定他的喜好。”

“是的！……”克兰说。“我要出去了，尼古拉，我要去摆餐具。”

他从走廊的另一边，穿过配膳室，到了餐厅套房。这个房间里淡蓝色的地毯和米粉色的墙壁给眼睛带来一种舒适感。

这个约有二十平米的房间，有两个大窗子朝向路易·阿姆斯特朗大道。窗子的单向玻璃滑向两边，当窗外有春天的气息时，就可以透过窗子弥漫进来。窗子对面，一张软橡木桌子占据了房间的一角。桌子两边有两个软垫直角长凳，另外两边随意地摆放着几把蓝色摩洛哥皮垫椅。除此之外，这个房间的设施还包括一件被做成唱片橱的低而长的家具，一个大型电唱机。这件家具的对面，还放着一件家具，用来摆放弹弓、盘子、杯子和有教养的家庭里吃饭常用的其他器皿。

克兰选择了一块与地毯颜色相配的浅蓝色桌布。他在桌子中间放了一件短颈大口瓶状的装饰餐具，餐具里面是福尔马林水浸泡的两个鸡胚，它们似乎在模仿着尼金斯基《玫瑰芳魂》中的舞蹈动作。在这件餐具周围，摆放着几条带状的含羞草细枝——那是他朋友的园丁用开花的含羞草和甘草黑的饰带一起编织而成的。我们可以在放学路上的服饰

用品店里买到那种黑色的饰带。而后克兰为每人准备了两个白色瓷碟，碟子上嵌着半透明的金色交叉纹。他还为每人准备了一副不锈钢刀叉，刀叉的柄是镂空的，里面镶嵌着用麦秆做的瓢虫，两块有机玻璃把瓢虫固定在里面，这瓢虫代表着幸福。他又添上水晶高脚杯和折成神甫帽样的餐巾，折餐巾花了一段时间。他刚要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墙上的门铃响了，希克已经到了。

克兰抚平桌布上的一道折痕，然后过去开门。

“你好么？”希克问道。

“你呢？”克兰反问他。“把风衣脱下来，看看尼古拉做了什么。”

“你的新厨师？”

“是的，”克兰说。“我用之前的厨师和一公斤比利时咖啡从我姑姑那里换来的。”

“他很好么？”希克问。

“他似乎对自己做的东西非常了解。他是古费的弟子。”

“箱子藏尸^①的古费？”希克惊恐地探问道。他黑色的小

① “箱中藏尸案”是法国 1889 年的一起刑事案件。杀人凶犯将受害者图桑-奥古斯特·古费谋杀后，藏尸于箱中。——译注

胡子也悄悄伏了下来。

“不是，傻瓜，于勒·古费，著名厨师！”

“啊，你知道的，我……”希克说，“除了让-索罗·帕特的书之外，我不读别的什么东西。”

他跟着克兰来到铺砌瓷砖的走廊，摸了摸老鼠们，顺便给他的打火机里加了一点阳光。

“尼古拉，”克兰进门时说，“我给您介绍我的朋友希克。”

“您好，先生，”尼古拉说。

“您好，尼古拉，”希克回答道。“您是不是有个外甥女叫做阿丽丝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尼古拉说。“如果能让我斗胆多说一句的话，她还是个漂亮的女孩。”

“她和您长得非常像一家人，”希克说，“当然，除了上半身有些不同之外。”

“如果先生允许我详细说明的话，”尼古拉说，“我上半身比较宽，而她的上半身则是纵向发音得很好。”

“好吧，”克兰说，“我们现在几乎是一家人了。尼古拉，您没有告诉过我您有一个外甥女。”

“我姐姐状况不佳，先生，”尼古拉说。“她学了哲学。对

于一个以家族传统为荣的家庭来说，这并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克兰说，“我觉得您是对的。总之，我理解您。那么给我们上鳗鱼馅饼吧……”

“现在打开烤箱是很危险的，”尼古拉说。“比起外面的空气来说，关在烤箱里面的空气水蒸气含量更大，打开烤箱就会导致外面的空气流入烤箱，使烤箱变得持续干燥。”

“我更喜欢第一次看见它摆在桌上给我带来的惊喜，”希克说。

“我非常赞同先生的意见，”尼古拉说。“我是否可以请先生允许我继续工作？”

“请您开始吧，尼古拉。”

尼古拉重新开始工作，其中包括把鳗鱼排花色肉冻从模子里取出来，肉冻里酿有块菰薄片，用来装饰鱼肉冷盘。克兰和希克离开了厨房。

“你要喝开胃酒么？”克兰问。“我的调酒钢琴已经制成了，你可以试试看。”

“它能调酒么？”希克问道。

“调得非常好。我把钢琴调准确确实费了点周折，但是结

果出乎我意料的好。弹奏一曲《黑与褐幻想曲》之后，我得到了一种实在令人惊艳的混合物。”

“你的原理是什么？”

“我把每一个音符和一种酒、一种液体或一种香料联系起来。”克兰说，“强音踏板和一个打好的鸡蛋联系起来，弱音踏板和冰块联系起来。要苏打水的话，需要高音区的一个颤音。音符的长短决定所需量的多少。六十四分音符代表单位量的十六分之一，四分音符代表单位量的全部，全音符代表单位量的四倍。当我弹奏慢曲的时候，一个音区系统就开始作用，使各种液体的总量不会增加，而只是酒的浓度增加——总量增加的话，就会调出太多的鸡尾酒。而且，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根据曲子的长短改变单位量的多少，例如将单位量减少至百分之一，我们就可以通过侧面调节进而得到一种包含所有和弦的饮料。”

“这很复杂，”希克说。

“一切都通过电流和继电器控制。我不跟你详细解释了，你懂这些。此外，还有一点，钢琴真的可以调酒。”

“妙极了！”希克说。

“只有一件事情不太方便，”克兰说，“就是与打好的鸡蛋

联系起来的强音踏板。我应该安装一个特别的连接系统，因为如果我们弹一首太‘热’的曲子，鸡蛋就会变成煎蛋调进鸡尾酒里，这个很难下咽。我会做修正。现在只需要注意一下。想要鲜奶油的话，弹强高音。”

“我要用《无爱之爱》来调一杯，”希克说，“可能会很可怕。”

“我的工作室还是在杂物堆里，因为护板还没有固定好。”克兰说。“来，我们去看看。我来校准钢琴，先调 200 毫升左右的鸡尾酒。”

希克坐在钢琴前。曲子结束的时候，前面壁板的一部分突然下降，出现一排杯子。其中的两只杯子里装满了一种很诱人的混合饮料。

“我刚吓了一跳，”克兰说。“你弹错了一个音符。幸好还算协调。”

“协调很重要么？”希克说。

“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如此，”克兰说。“这太复杂了。只有几处强制约束。入席喝酒吧。”

2

“鳗鱼馅饼真的不错，”希克说，“谁让你想到做这个的？”

“是尼古拉的主意，”克兰说。“有一条鳗鱼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曾经有一条鳗鱼每天都通过冷水口进入他的洗脸池。”

“这很奇怪，”希克问，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“它把头伸出来，牙齿探在牙膏管上，把牙膏吃光。尼古拉只用美国的菠萝香型牙膏，可能是这个吸引了它。”

“他怎么抓到它的？”希克问。

“他用整个菠萝替代了牙膏。鳗鱼吞下牙膏之后，可以把牙膏咽下去，然后把头缩回冷水口，但是咬到菠萝就不同了，它越是往回拉，牙齿就越是咬进菠萝里面。尼古拉……”